

# 中国文言小说

## 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## 夷坚支戊卷第九

### 同州白蛇

同州自元符以后，常有妖怪出为人害，皆言白蛇之精。官民多被祸，至于郡守，亦时隕於怪中。知之者无敢以作牧为请。政和间，宰相之婿某必欲得之，盖贪俸人优厚之故。相君谕之曰：“冯翊蛇妖甚恶，无以身试祸。”婿意不可抑，竟拜命往焉。交印之三日，大张乐，会官僚，忽顾诸娼曰：“我方视事置宴，汝曹当华饰展庆，顾乃着白衣，何也？”娼知其故，不敢答。宴罢即病。明日，询于客，对曰：“使君得非昨得眼眩，妄有所睹耶？实无此人。”其家走骑报于相君，相君白于徽宗。诏虚靖张天师往治，至则婿不知所之矣。到郡才十日，张召内外诸神，问蛇所在，皆莫到。继呼城隍扣之，亦辞曰“不知”。张怒责甚峻，敕阴兵行箠鞭，楚毒备极，诉云：“彼物之灵，上与天通。言出于口，大祸立至。”张曰：“吾之法力，诛之有余，今但欲得其窟穴。汝若不告，当先戮。”于是神俯首密白其处，张择日诣之。去穴三里，结坛五层，其广数十丈。坛成，悉集一城吏民，使居于其上，而领众道士作法。初飞一白符，寂然无闻。次飞赤符，继以黄符。良久，风云勃兴，雷雹四起，青气黑烟，蔽满山谷，见者危惧。少顷烟散，张持法如初。俄白气滃于

天际<sup>①</sup>；或黄或紫，如是者四五变。坛上人尽颠仆怖哭，立待吞噬。张使人人口啣土一块，以御邪沴<sup>②</sup>。遣取州印置前，语众曰：“白蛇之神尽于是矣，必将自出。如越过五坛，虽吾亦不复有生理。苟不吾敌，则止于三层，邪不胜正，此邦当无忧也。”已而烈火从穴中发，渐及坛畔。大蛇呀然张口，势欲吞坛，矫首素空，高出望表，迤迳且近，引其身绕下层四五匝。张左手执州印，右手执玉印，端坐对之。蛇缩恧挫沮，进退不可，躯干渐低摧，似若为一山所压，冲第三级而止。即飞剑杀之。其后累累而出，小者犹如柱，几数万条。张曰：“首恶盖牝者，种类实繁，此难悉诛，然亦不可恕，择其为孽者去之足矣。”顾父老壮勇者，解所卖刀剑，斩其如柱如楹者二十余条。皆为法力所束，帖帖受剑。其余以符付神将驱出境外。又数日，率郡民视其穴，左右床，正中盖其蟠憩之处。白骨山积，皆前后所啖食之人，臭闻百里，经月方息。虚靖为汉天师三十代孙，平生不娶，京师将乱，潜出城还乡。尸解，复隐于峨眉山，蜀人时或见之。天师嫡派遂绝，今以族人绍厥后云。

## 蔡京孙妇

宣和二年，太师蔡京府有奇祟染著。其孙妇每以黄昏时艳妆盛服，端坐户外，若有所待；已则入房昵昵与人语，欢笑彻旦；然后昏困熟睡，视骨肉如胡越然，饮食尽废。蔡甚忧患，招宝箓宫道士治之。及京城名术道流，前后数十辈，皆痛遭折辱，狼狽乞命而退。时张虚靖在京师，密奏召之。才入堂上，鬼啸于梁。张曰：“此妖怪力绝大，盖生于混沌

初分之际，恐未易遽除。容以两日密行法。若不能去，决非同辈所能施功，吾亦未如之何矣。”蔡问所欲何物，但令办香花茶果，他一切弗用。三日后，诣蔡府，坐未定，有大飞石自梁而坠，几败张面。俄梁上一物如猿猱，笑谓张曰：“都下法师无数，并出手不得。汝何等小鬼，敢来相抗？”张弗顾，但焚香作法。猱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烧灼之，张凝然不动，就火中加持良久而灭之。自第二指出火如初；五指既遍，复用右手暨两眼；最后举体发烈焰，满堂炽然，不可向迹。张略无所伤，喜曰：“崇技止此尔。”叱之使下，缩栗震慑，张纳诸袖中。将起，蔡曰：“可使见形大乎？”曰：“大则首在空中，虑不无惊怖。”蔡固欲验之，乃出而再叱，声未绝口，已高数十丈。蔡惧，请救收之，遂复故形。蔡谕使诛之，不可，曰：“此妖上通于天，杀之将有大祸。今窜之海外，如人间之沙门岛，永无还期，谴罚如是足矣。”遂舍去。孙妇即日平愈。时此老七十四岁。稔恶误国家，祸将及，以故变异如是。

## 海盐巨鳅

绍兴二十年四月，秀州海盐县并海之民，未晓将趋县。忽闻海中歌讴之声，欢沸盈耳。惊而东望，遥睹大舟从横波间来，皆竚立凝俟。既近，见大虾数十枚，各长丈许，策翼两旁，随之而进。少顷抵岸，则原非舟舳，群虾亦散。但一巨鳅困阁沙上，时时扬鬣拨刺，巍然而高，殆与县鼓楼等，长百丈不啻。额上有窟径尺，其中空空。倾邑传闻，争来聚观，接踵于道，以为怪物，不敢辄犯。经日，始有架梯蹑其

背者。久而知无它异，就脔其肉。又两日，尚能掉尾转动，遭压死者十人。或疑为滴龙，虽得肉，弗敢食。一无赖子先煮尝之，云极珍美。于是厥价陡贵，至持入州城，每斤为钱二百，涉旬乃尽。吾乡祝次騫，时为县宰，命取其目，睛大如桃，光采可鉴，俨然双明珠也。凡数日，水滴尽而枯。颌骨长二丈五尺，县后溪阔二丈，祝遣人輿致，用以为梁。每脊一节，堪作臼捣米；祝之宗人在彼，携数臼以归，至今犹存。识者谓鳅居鲸渊中，必尝为人害，故神明诛之云。祝长子东老，时年十一岁，亲见之。甲志所书漳浦崇照场大鱼，正此类也。

## 董汉州孙女

董汉卿字仲巨，饶州德兴人，娶于同县祝氏。绍兴初为汉州守，卒于官。其家不能遽归，暂居于蜀道。长子元广，亦娶于祝，既除服，调房州竹山令，妻生二女而死。元广再娶一武人之室，秩满，挈家东下。与蜀客吕使君方舟偕行，日夕还往，相与如骨肉。继室微有姿色，性颇荡。元广到临安亦死。吕阳示高义，携其孥复西，遂据以为外妇，蓄之郫县。而三女不知存亡矣。祝次騫以两世宗姻之故，痛恻不去心，属囑乡人制帅王恭简公访求之，杳不闻问。乾道初，祝知嘉州，就除利路运使，正与吕为代。恶其人，不俟合符，先期解印去，岁丙戌。其子震亨东老摄四川总属受檄来成都，于经绵右。吴仲广待制为绵守，开宴延之，娼优毕集。一妓立于户椽旁，姿态恬雅，不类流辈。东老注目，询队魁曰：“彼何人？”曰：“官人喜之邪？”曰：“不然，吾以其不

似汝曹，故疑异而问耳。”曰：“是薛倩也。”未暇应，吴适举杯相属，辞以不能饮。吴责队魁，必使劝酌。魁笑曰：“若欲总干饮尽，非薛倩不可。”吴亦解颜曰：“素识其人乎？”曰：“前者未常到大府，何由与此曹款接？但见其标格如野鹤在鸡群，非个中人，所以扣诸其长，无他意也。”吴即令侍席。因密谗之曰：“汝定不是风尘中物，安得在此？”始犹羞涩不语，久乃言：“本好人家儿女，祖父皆作官。不幸失身辱境，只是前生业债，今世补偿，夫复何说！”东老矍然有感曰：“汝祖汝父，非汉州知州竹山知县乎？”倩惊泣曰：“吾官如何得知？”东老曰：“汝母是祝乎？乃我姑也。吾闻汝母子流落，寻觅累年，不意邂逅于此。”又历道所从来，乃知昨为继母鬻于薛媪，得钱七十千，今在籍岁余矣。语竟，不觉堕泪。一座倾骇，争致问。东老曰：“其话甚长，兹未可以立谈尽，他日当言之。”酒罢，归馆舍。翌日，倩偕其母来，吴守亦至。因备述本末，丐为除籍。吴曰：“此易尔，事竟如何？”曰：“正有望于公。其人于震亨为表妹，必嫁之。当以此行所得诸台及诸郡餉廩为资送费<sup>③</sup>。今且托之于合人间。”吴笑曰：“天下义事，岂应一人独擅。吾当以二十万钱助之。”东老遂往成都，越一月复还，合所得为五十万，悉付倩。吴喜曰：“已为择一佳婿，即嫁之矣。”婿姓史，失其名，次年预乡荐。又物色其兄弟所在，运使皆赐以生理<sup>④</sup>，汉州之后，赖以不绝。

## 嘉州江中镜

嘉州渔人黄甲者，世世以捕鱼为业，家于江上。每日与

其妻子棹小舟，往来数里间，网罟所得，仅足以给食。它日，见一物荡漾水底，其形如日，光采赫然射人。漫布网下取，即得之，乃古铜镜一枚，径圆八寸许，亦有雕镂琢克，故不能识也。持归家，因此生计浸丰，不假经营，而钱自至。越两岁，如天雨鬼输，盈塞败屋，几满十万缗。王无所用之，翻以多为患，与妻谋曰：“我家从父祖以来，渔钓为活，极不过日得百钱。自获宝镜以来，何啻千倍？念本何人，而暴富乃尔！无劳受福，天必殃之。我恶衣恶食，钱多何用？惧此镜不应久留，不如携诣峨眉山白水禅寺，献于圣前，永为佛供。”妻以为然。于是沐浴斋戒，卜日入寺，为长老说因依，盛具美饌，延堂僧，皆有衬施，而出镜授之。长老言：“此天下之至宝也，神明靳之，吾何敢辄预！檀越谨置诸三宝前，作礼而去可也。”王既下山，长老密唤巧匠，写仿形模，别铸其一。迨成，与真者无小异，乘夜易取而藏之。王之货货日削，初无横费，若遭巨盗辈窃而去者。又两岁，贫困如初。夫妇归弃镜。复往白水，拜主僧，输以故情，冀返原物。僧曰：“君知吾向时吾不辄预之意乎？今日之来，理之必然。吾为出家子，视色身非已有，况于外物耶？常忧落奸偷手中，无以借口。兹得全而归，吾又何惜！”王遂以镜还，不觉其贖也。镜虽存而贫自若。僧之衣钵充牣，买祠部牒度童奴，数溢三百。闻者尽证原镜在僧所。提点刑狱使者建台。于汉嘉，贪人也，认为奇货，命健吏从僧逼索。不肯付。罗致之狱，用楚掠就死。使者籍其货，空无储。盖入狱之初，为亲信行者席卷而隐。知僧已死，穿山谷径路，拟向黎州。到溪头，值神人，金甲持戟，长身甚武，叱曰：“还我宝镜。”行者不顾，疾走投林，未百步，一猛虎张口奋迅来，若将搏噬。始颤惧，探怀掷镜而窜。久乃还

寺，为其俦侣言之。后不知所在。意所隐没，亦足为富矣。隆兴元年，祝东老泛舟嘉陵，逢王生自说其事，时年六十馀。

## 黄师宪嘉兆

林开三命，世俗日者多托其书以自附，然初未睹厥真也。宣和间，其人在京师，莆田黄至一静以太学上舍登科，除秘书省正字。尝邀之论命。长子方韶𪗇<sup>⑤</sup>，立于旁，亦漫令谈休咎。林曰：“此儿科名远胜君，至究竟处，但只相似耳。其后至一终于朝奉郎。”长子者，师宪也，状元及第，然亦仅至郎官而止。宪初发乡举时，以绍兴五年试南宫，既出院，梦题院门曰：“依旧家山万里，重新场屋三年。”是岁本中优选，以误用韵榜罢。八年遂冠省闱，以无廷对，擢居正奏第一。先是其伯父梦神人告曰：“君家有此双名玉，天下流传第一人。”又邻人王氏，梦其居挂金符，榜曰状元坊。自谓子孙必应兆，每夸语于里闾。久而益贫，遂货于黄氏。不数年，师宪捷书来。初命名时，盖慕东汉隐君子鼻祖叔度之为人，已而年寿才止于四十八，与叔度同。

## 胡邦衡诗识

黄师宪魁省闱时，胡邦衡以枢密院编修官点检试卷，得其程文，黄袖启谢之，有“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大名之下难久居”之语。胡虽赏其骈俪精切，而讶“难久居”之句为不



祥。后胡获罪来福州，黄致子鱼红酒为饷。胡报以诗曰：“盈尺子鱼来丙穴，一瓶女酒敌新州。”自言以子对女、丙对新为工。盖新兴酒绝佳，闽人重之，故形於诗句。未几，胡再谪新州，黄亦不至达官。所谓难久之词，皆先识也。

## 雷 斧

黄宋泳永，莆田人，师宪状元之从兄也。幼时戏于厅，正昼云雨晦冥，雷震轰轰，绕柱穿屋壁而过。家人意其惊怖，争出寻之。原在戏处端坐，无所觉也。得一斧，长三寸，非铁非石，凿小孔而无柄，盖雷神所执而误堕者。诸人传玩未已，黄持入藏之。雷复至，似访其物，不可取。俄顷开霁。宣和间，黄以童子入京，蒙召对，赐五经及第，仕止郢州通判。斧至今存。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瀚 (wǎng, 音嘴)：形容水盛。
- ②沴 (lì, 音力)：古代传说中的灾气。
- ③赆 (jìn, 音进)：赠送的路费或礼物。
- ④颍 (zhōu, 音周)：周济。
- ⑤韶龀 (tiáochèn, 音调趁)：儿童换牙。

## 夷坚支戊卷第十

### 宋都相翁

长安李履中复，以元丰元年十月将适淮楚，维舟于宋都城下。旁有他舟，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。李熟视之；见其面目光彻，目中白轮如十岁小儿，五色微碧。是时天晦微雪，水风甚寒，但披破布绵裘，草履不袜，肤体不起粟，神全气充，越两日不见饮食。疑其收阳内养而有所得也。呼问其舟人，云十余年间三次来附载，颜色不改。惟蓄药一大瓢，更无他物。遇泊舟则携瓢入市，晚即醉归，不知所货何药。但闻能知人过去未来事，无一语失，因此称为相翁。李遂召之，凡三召方至。与坐，问其姓，笑曰：“君问甚姓？”乃扣其摄生之法，再三，始言曰：“无用求人，无以与人，多夜早落，天藏其明。”谓李请谨行之。旋饮以酒，稍款熟，又询其人伦之学，即曰：“载真神灵，可见鬼神；纸上糟粕，翳目枯精。君来年得官，铨选八年改官，预钱谷军旅者二十五年，因论事得对为郎官，又为主计官。当权者迁怒，枉退闲十余载。晚悟性命之理。”方客谈话之次，时时啜嚅于口吻间，不可辨。李默意其有异于人，因告曰：“使予于性命之理脱然有悟，子或可来访。扫室共醉，以尽平生，岂不乐哉！”将行，请记其气，李亦酒酣，漫录以赠之。后不知再

见与否。李果以次年时彦榜登第，所说升沉祸福多验，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。

## 金谷户部符

金堪，湖州安吉人，初名谷。淳熙庚子入州学义胜斋。当元夕，诸生尽告假出游，金独坐读书。夜半就寝，梦在家居燕凡，有一皂衣若县胥者揖廷下，持片纸前白曰：“有引追秀才上供折帛。”形容蹇倨，且含怒色。取视之，字绝草不可辨。愠其追呼无礼，率尔答之曰：“我自有尚书户部符在此，汝何为者！”回顾坐右，书案间文帖成沓，果得符，即出以示。皂衣悚谢而退。明日以告同舍生，皆莫晓。江阴何洗适在学，为释之曰：“科举属礼部，铨选属吏部。今云户部，而转运司实隶之。得非讽吾人营漕台牒试乎！”金欣然经营半岁余，既而谋不谐，只就乡举。榜未揭数日前，又梦到一都会，过大石桥前。有甲第一区，垂杨夹道，门观华赫，颇似政府。正行桥上，遇报榜四辈，踉蹌而言曰：“金堪得。”梦中应之曰：“我自名谷。既以堪名，汉有张堪，吾当改字为张仲矣。”遂寤。及榜出，亦不利。念二梦俱不然，殆进取未如意，为鬼神所戏罔。至于癸卯，复赴举。沉思故梦，往来厥心，将更名，又未决。往祷祠山庙乞签，签曰：“因借吹嘘送上天，糜官荣爵验前缘。音书千里无邀阻，那更相逢八月边。”遂以堪名纳卷，旋预计籍。甲辰省试，以正月九日与诸人诣贡院，观宣押考试，而王宣子以户部尚书知贡举，跃如有会于衷，料四年前部符之兆，其应不疑，果登第，再调为复州推官。

## 余程守婚约

余元量初妻张氏，既没一年，淳熙甲午之春，再议同县何冲程氏女。既问名结约，择日纳采，而为谗口所间，罢不成。数月之后，两家皆息意矣。余别有所议，未坚定也。夜梦旧先生董守约来，持白纸状一通示之。问何书，曰：“此年命月日也。”遽展视，见当中大书一程字，其旁小字数千，如蝇头。未暇阅读，而董掣去之，曰：“所欲报汝只此，无用尽观。”遂寤。明日，诣董言梦。董于是事初无所豫，又平生未尝与人作媒妁，指为荒忽杳茫之谈，但相对一笑而已。既而程姻复寻盟，始悟守约者，若令守旧约也，神假其名以晓人云。小字者，疑记其一生休咎，故不使得见耳。

## 程氏买冠

浮梁臧湾士人臧庆祖，娶妻程氏，恩义甚笃。程年不及三十而亡，臧念之不替。每日上食灵几，必自设匙箸于侧，与相对饮饌，夜则寝其帟室，虽葬毕亦然。尝往田舍收租，祝之曰：“我今出西庄，暂舍汝去，势须留一月。已戒某妾谨洁供馐矣，无用戚戚。”遂行。有商客从临川来，寻常以篋头钗镊就湾中贩鬻者。客时到其家，程在帘下呼问：“有何物？”具以名色对。取而视之，择买鱼枕冠一顶，曰：“要钱几何？”曰：“千五百。”程曰：“年年买尔物，物有所值，何必索价？偿尔百可乎？”客初未肯为市，徐念往来此地岁

久，人情习熟，谊不应校，即留冠受直。暮还旅店，就主人语叹干运之难，曰：“今日趋走营营，只是细一官人宅买得一冠耳。交易费力，销折本钱，去住无门，将若何而可？”主人言：“你且漫说本利，定见鬼，彼家孺人已歿，人口至少，那得更有妇女尚买冠子！”客意貌惶扰，拊腰间布囊，摸所贮钱，顿觉怯薄。出而观之，钱形固在，而绝轻。投诸沟水无声，且浮而不沉。极惊异，亟再诣臧宅，审正昼语言处，俨然如初。一妾出，扣所以至。客以事告，妾曰：“吾娘子下世，只我与两个小儿共处，谁买汝冠！岂误耶？”客犹不深信。请入堂访，只见原冠在灵席上。悚愕而退，汗下如雨，返视水中钱，成烂楮矣。

## 回香院鸡

景德镇管下有小刹名回香院。绍兴中，山主育一黄牝鸡，不蓄雄。僧老而馋，但冀日得一卵以供饌耳。天将晓，必躬持米一勺，水一器，饲诸栅中，始亲出之。几两岁久，益以肥泽。当秋夕，僧梦妇人着黄衫拜床下，敛袂请曰：“老新妇欠院家钱，逐日旋还了。余欠只七金，乞放此身去。慈悲宽舍之恩，不可胜言矣。”觉而忘之。至晓如常时以水米至栅，则鸡已僵死。僧咨惜不已。令童奴携至后墙上，拟俟晨餐罢焗煮，以备不时之客；若无客不妨饱饫。俄二丐者来觅饭，僧曰：“恰淘米欲炊，恐难相待。”丐指鸡欲买，僧靳之，未遽从。丐曰：“此鸡或是吃毒虫得病，既已死，不宜留。幸有见钱七十，愿付我，使暂一知肉味，亦师之赐也。”乃许之，而度其必无所酬。丐探箠中，惟存七钱，自

相允责曰：“早来方收拾得七十钱，穿得一串，藏护甚谨，此外又求化得此七钱，不在数内。今而失之，真不可晓。”僧猛省夕梦，命取鸡去，而用所偿七钱付小仆，使为撞钟拔度。予谓鸡化为媪妇，见梦乞命，或称别去者，多矣，诸志亦屡有之。此段乃有丐者一节，映带为助，特觉新奇也。

## 芜湖王氏痴女

临川王氏支派，有散居芜湖者，生计贍足。其一无嗣而亡，有女及嫁，而心识不惠，不可外适。访得族姑嫁刘知县者，赘寓鄱阳，子未娶。年时相侔，且故为中表，其母遣媒币往来平章之。既成婚，赘刘子于家，所挟奁具甚厚。姑率累继往，王氏月给钱米以奉之。女虽不谙晓人事，而凭仗婢媵，晨昏定省，亦于礼无违。居之三年，刘之家资在饶者为恶婿所荡，至售其妻为人侍妾。刘母因求还整葺生涯，且营钱赎厥女。刘子留连浸久，不复有东下意。王女信信促之，似嫌其痴，积岁托故，王无以为依，怏怏而死。刘遂别娶妇，而中心常若有负者。庆元二年，忽生疽于背。始犹饮酒食肉自若，疮日剧。刘母年将九十，泣守其旁。刘略不顾接，亦不与他人语，但时时悲叫曰：“姐姐少缓我，容我相随去。莫苦我。”医巫在前，莫知为何等祟孽。唯母忧之。病逾月，竟不起。王顺伯视其母为姑，为区处其后事，且捐俸济之，仅苟活而已。

## 梁 执 中

鄂州将官梁执中，不知何许人。绍熙元年六月，在公廨昼寝，梦故人崔子明者来相见。虽梦寐恍惚，而知其已死。凡语言应酬，间以谑笑，只如生时。久之，乃问曰：“君今应在冥间，不审作何职事？”曰：“吾之所掌，世人生死文簿也。”梁曰：“然则我之修短，君必知之。”曰：“固然。”曰：“试为吾检看，庶可一观，获知前程所届。”崔曰：“无伤也。”命吏即检索。俄持簿至，崔翻阅再三，且注目细诵，不以示梁，亟掩之。问其故，曰：“不须看得。”祈扣备至，始言曰：“君之寿才得五十四岁零十三个月半耳，以其不甚永远，故不欲奉告。”遂揖而别。梁觉而省忆，密书于策。其生也，岁在己未二月三日。是岁庚子，五十二年矣。以来日苦无多，颇不乐。然亦不以为异。后三年二月，得疾，殊不佳。告家人曰：“病势如此，料必应昔梦。”是月十六日果卒。盖已挂五十五岁，比冥数愆其一。又阅正月并二月之半，所谓十三个月半者，此焉。

## 朱 南 功

朱南功，字元勳，湖州安吉人。自幼嗜书，博览强记。目之所历，意之所会，皆手自抄写。诸子百家之书，摘奇会粹，名曰“笔耕”，曰“诸子粹言”。绍兴丙子岁，始预州贡。既而退飞不偶，常客于诸公贵人之门。赵公硕彦肤与为

友婿，既持闽使节，招致于馆舍，论心莫逆。淳熙甲辰，三就免举试。先两月，方从闽归，而平生所作文，多不涉举业畦径。正月至临安，寓修文巷邸道陌边，枉不与流辈往还，满意焚舟一战，以偿夙志。省试罢，一夕，梦大神金甲煌煌，仪矩甚伟，持黑牌入室，其上唯书一福字，挂于壁。初时绝明白，须臾隐灭，与牌俱黑，遂悟。意以神告福字为嘉祥，稍语所善者。或疑字灭于黑，其兆当不得大佳。已而下第，勉应特恩，又入第五等，乃授福州助教。其时已六十三岁，不可纳敕，乃拜命。未几而卒。

## 李汪二公卜相

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廷对罢，卜者某人云：“君必居魁甲，全与黄裳状元等。”既而曰：“恰所言小误，黄公人乾元祖土格，君乃坤元祖土，差不及之。然故不失十名前也。”及唱第，名在第七。绍兴乙卯，临安有相士，曳一牌，长三尺，题云“寻今年状元”。汪圣锡省试罢，与同辈十余人在茶肆。熟睨户外，趋而入，注视汪不瞬目。起执其手曰：“吾求大魁久矣，乃在此耶。”访馆寓所在，随以往，丐一纸书其事，曰：“吾言不妄，当与我五万钱。”汪弗许。同舍劝勉，于是为之书。士置其牌于汪馆曰：“从今不复出，指日俟捷耳。”汪是岁省闈第九，继冠多士，如其言。



## 胡 画 工

浮梁画工胡生，居于县市，其技素平平。邑人葺城隍祠，付以钱，使绘门卫二神。胡生嫌所得之微，视其值斟酌，但作水墨而已，衣冠略不设。夜梦二巨人，长七尺，仪貌雄伟，而衣装极敝恶，谓曰：“我二人蒙君力，获所依凭，沾受香火。独恨被服不如法式，不为人所礼。愿君复加藻饰，必有以报，使技日进而名益彰。”梦中恍惚许之。已觉，而未暇研究。经旬日，因过彼处，遥望两像，宛如故知，瞿然悚悟。即日买金箔五采，自施工艺，绘黄金甲，执金钺，冠带整严。见者悉加瞻敬，而不以梦告人。后梦其来，威容凛凛，服与貌称，感谢至再三。自是胡日以称遂，求者接踵。至于嫁女文绣，只以画代之。里巷遭疫疠，无一家不病，胡氏独免。或疑为挟它术，始道所遇于此。绍兴中事，胡今已死，神像尚存。

## 凌 二 赌 博

浮梁西村民凌二，世世业农。翁子次子小二者，独嗜赌博，虽日挞不悛。遇一客，言能卜筮，以一神像画卷并一香炉自随，每事必祝。凌子往扣某日胜负，客曰：“今夕胜五百钱，盈数即止，不可过也。”已而诣山寺，从其徒夜博，果得钱如数。默念此戏不可不求援于神，即再谒客致谢，而举所赢买酒纵饮，伺客醉卧，负其两物归。客不敢访寻，狼